郭璞注“輕重”小議

劉新春

內容摘要： 郭璞在其注中涉及有語音的“輕重”現象，人們對“輕重”的含義看法不一，且多把郭璞訓詁中的“輕重”和音韻學中的“輕重”混同，因此有必要對此作一番梳理。

關鍵詞： 郭璞注　輕重

有關“輕重”的含義，前賢時彥多有論述，但是認識不一。周祖謨先生認爲“輕重清濁者，則並指聲母而言。蓋聲母之清聲爲輕，濁聲爲重，又清聲不送氣者爲輕，送所者爲重。此皆聲母之清濁舊法，前人多不能瞭”[①]。羅常培先生認爲“所謂‘重’、‘輕’者，固與‘開’‘合’異名同實也”[②]。潘悟雲先生從現代語音學的角度對“輕重”的含義進行探討，他認爲“古人的‘輕清、重濁’實際上是聲學和感知方面的概念，跟聲音基頻的高低或者共振頻率的高低、或者能量集中區域頻率的高低聯繫在一起的。古人雖沒有現代的聲學知識，但是聽覺的直感告訴他們，‘輕清’音的頻率高，具有清越的聽感、‘重濁’音頻率低，給人以低沉感”[③]。以上這些觀點都是對音韻學術語“輕重”的不同看法，那麽郭璞注中的“輕重”與音韻學術語“輕重”的含義一樣嗎？其具體含義又是如何呢？羅常培先生早在1930年就曾對郭注中的一條“輕重”用例作出解釋，他認爲“以‘緩讀之為二字’者為輕，而以‘急讀之成一音’者為重”[④]。董志翹先生先後有兩篇文章談到郭璞注釋中的兩例“輕重”，他認爲郭注中

“輕重”的含義是“指聲母的清濁”，並進一步認爲“對‘輕清重濁’審音法的利用至少可上推到晉代，因爲郭璞的注釋給我們提供了有力的證據”[5]。其後何志華先生也談到郭注中的“輕重”，他收集了郭注中“輕重”的所有用例，認爲郭注中的“輕重”有三種情況：一是采用羅常培先生的觀點，認爲“緩讀之爲二字者爲輕，急讀之成一音者爲重”；二是與董先生觀點一致，認爲“與聲母的清濁有關”；三“可能是方俗語讀音有區別”，因《廣韻》兩字同音，“郭璞時代方俗語讀音有別，詳情如何，不得而知，衹好付諸闕如”[6]。唐莉則對何先生闕如的這條作解，她認爲該例中的“輕重”指“韻部的陰陽之別”[7]。各家認識不一。本文嘗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，全面考察郭璞注的所有用例，並結合相關的資料談一點粗淺看法，以求教於學界前輩和同仁。

首先讓我們來分析郭注中的用例。從目前可以見到的資料來看，郭璞注釋中僅有三處談及“輕重”的問題，列舉如下：

(1) 隕、磌、湮、下、降、墜、摽、蕤，落也【郭璞注：磌猶隕也，方俗語有輕重耳，湮，沉落也。摽、蕤見詩。】(《爾雅·釋詁》)

(2)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，南望鹽販之澤，北望少澤，其上多草藸蕖。【郭璞注：根似羊蹄，可食，曙豫二音。今江南單呼爲藸，音儲，語有輕重耳。】(《山海經·北山經》)

(3) 有獸，左右有首，名曰屏蓬。【郭璞注：即并封也，語有輕重耳。】(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)

例(1)中“隕”和“磌”在《廣韻》都是“於敏切”，而在上古音中都是匣母文部，因此何志華先生對二者的具體區別付之闕如，而唐莉則據《經典釋文·爾雅音義》中“隕，於閔反。磌，於敏反”，二字反切下字的不同，考證後認爲“‘閔’上古屬文韻，‘敏’上古屬之韻。直到東漢末年，‘敏’纔開始轉入真文部。郭注指出‘隕’和‘磌’方俗語有輕重的差別，可見當時的方俗語中仍存在‘敏’、‘閔’分屬之、文韻的現象。二韻有陰陽

之別”[8]。據考證，在《經典釋文》中，以“敏”為反切下字的有四十二個字，這些字在上古沒有一個是屬於之部的。江永在《古韻標準》上聲第二部“別收十六軫”中對“敏”有一段論述，他認爲“未可以以敏字為韻”，也就是說“敏”字在上古應該不屬於之部。查丁履恒《說文諧聲》可知所有從“員”得聲的字沒有一個屬於陰聲韻的。因此認爲“隕”和“碩”之別爲韻部的陰陽不同值得懷疑。那麽，“隕”和“碩”到底有什麽不同？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設想：陸德明看到郭璞談到這兩個字有“輕重”的不同，特意選擇兩個不同的反切下字以示區別？兩者反切上字相同，當同聲；又都是從“員”得聲，所以韻腹和韻尾應該一樣，“隕”和“碩”的區別很可能是韻頭介音的不同。根據現代語音學中“音節的響度順序原則”[9]及“聽覺和語音的關係”[10]，介音的不同會影響到音節的響度，導致人們聽覺上的不同。

例（2）中的“輕重”，羅常培、何志華二位先生均認爲“緩讀之爲二字者爲輕，急讀之成一音者爲重”。董志翹先生對郭注中其他“緩讀”、“急讀”的考察後，認爲“輕重”是“比較被音字与表音字而言”，即該例的“輕重”是指“藷”和“儲”的區別。我們考察了郭璞注中所有“二音”和“單呼”的用例，發現無一例是和“輕重”有關的，因此，我們同意董先生的觀點，這裏的“輕重”是指“藷”、“儲”之別的。郭璞注音應該是以晉時語音爲準，而據郭璞注音體例，“曙豫”是爲《山海經》經文“藷薁”作注，由此可知“藷”音“曙”當爲晉代通語的讀音。而“儲”則是爲注中“江南單呼為藷”之“藷”注音，“儲”是“藷”的方言讀音，與通語讀音不同，所以郭注曰“語有輕重”。

鄒漢勛《五均論》下《八呼廿論》四《論輕重》引該條郭璞注而釋之曰：“《廣韻》藷常恕切，與曙同紐，於字母爲禪。又藷署魚切，即其平聲也。又藷章魚切，一訓薯豫別名，一訓似薯蕷而大。當即藷之別體也。而直魚切不收藷字，失之。《玉篇》：‘藷直居、上余二切，根似茅，可食。’‘茅’當爲‘芋’之訛。

《玉篇》之二音，與郭氏合。殆顧希馮之舊也。蓋三四合等之均，禪爲重，澂（按：即澄）爲輕也。”[11]鄒氏《五均論》“忸於方音，不考本末，迷亂古今之論，至多”[12]，此條亦如此，郭注“音儲”是“藷”的江南方音，非謂“藷”有二音。鄒氏引《玉篇》，謂與郭氏合，誤。且鄒氏取“藷”之“常恕切”與“藷”之“直居”切相比較，不妥。另鄒氏所舉多與《廣韻》不合，“藷”平聲爲“章魚切”，不作“署魚切”；訓作“薯豫別名”和“似薯蕷而大”的是“藷”而不是“藷”，且訓作“薯豫別名”時音“章魚切”，訓作“似薯蕷而大”時音“署魚切”，不當混爲一談。

董志翹先生據“《廣韻》中，‘藷’不單訓‘藷蕷’，而在上平聲九魚韻中有‘藷’字，章魚切，解曰‘薯預別名’”認爲此“藷”當是郭璞所謂“江南單呼爲藷”之“藷”的別體，從而取“藷”的“章魚切”與“儲”相比較，得出結論“郭璞所說的‘語之輕重’也正是指聲母的清濁”[13]。

與上述做法不同，我們取“藷”的“常恕切”與“儲”相比較。原因是：一、《廣韻》中“藷”有二切，“章魚切”訓作“藷蔗，甘蔗”，“常恕切”訓作“藷蕷”，故當取“常恕切”；二、據郭璞的注音體例，在所有的“二音”用例中，郭璞所注的音與正文中的音是一致的，本例中“曙豫”和“藷蕷”同音。“曙”，《廣韻》“常恕切”，因此“藷”也應取“常恕切”為宜；三、《廣雅·釋草》中“藷蕷，署預也”，隋朝曹憲的注音是“上市念反，下羊恕反”，“市念反”是去聲御韻，和“常恕切”同，曹憲注音與郭璞注音一致，因此即使“藷”是“藷”的別體，取反切也應以曹憲音爲準。“儲”在《廣韻》中是“直魚切”，澄母魚韻平聲三等合口。而“藷”取“常恕切”，禪母御韻去聲三等開口。“藷”和“儲”的聲和韻都不一樣：一個是禪母去聲，一個是澄母魚韻平聲。而禪母、澄母都是濁音，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爲例(2)中的“輕重”不是指“清濁”而言，具體是指開合口、聲調或聲母發音方法的不同，不得而知。

例（3）中“輕重”的含義，大家的認識較為統一，一般認爲是聲母清濁不一樣。“屏”、“并”和“封”在《廣韻》中都不止一個反切，根據意義和兩字連文的情況，一般取“屏”的“薄經切（並母青韻平聲四等開口）”，“并”的“府盈切（幫母清韻平聲三等開口）”和“封”的“府容切（非母鍾韻平聲三等合口）”來論述。“蓬”在《廣韻》中衹有一個反切“薄紅切（並母東韻平聲一等合口）”。據簡啟賢先生的考證[13]，在郭璞音中，清韻和青韻合用，東韻和鐘韻混切，因此我們可以認爲本例中：“屏”、“并”同韻，“蓬”和“封”同韻。“屏蓬”和“并封”四字都是平聲，“屏”、“并”同爲開口，“蓬”、“封”同爲合口，“屏蓬”和“并封”的“輕重”之別當不是韻的陰陽、開合口和聲調的不同。輕重唇的分離是《切韻》以後的事情，郭璞音中唇音是不分輕重的，因此我們認爲“并封”均屬於“幫”母字，幫母是清音，而“屏蓬”都是濁音並母，“屏蓬”和“并封”聲母清濁的不同。

通過上述分析，可以明確地看出郭注中“輕重”中的含義並不能用“聲母清濁”或“韻的陰陽”來概括。但郭注用例較少，考察郭璞注中“輕重”的含義還應該看看該術語在整個漢語史中的使用情況。

首先，“輕重”作爲一個術語，目前所見的最早用例出現在三國時魏人孫炎的《爾雅注》中。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燬，火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燬，音毀，李尋云：‘燬一音火。’孫炎云：‘方言有輕重，故謂火為燬。’郭云：‘燬，齊人語。’”據孫炎注可知“燬”爲“火”的方言讀音，二者之間有輕重的不同。“燬”，《廣韻》許委切，曉母上聲紙韻合口三等；“火”，《廣韻》呼果切，曉母上聲果韻合口一等。二者韻和等不一樣。

和郭璞同時代的徐廣（352 年—425 年）在爲《史記》作注的時候，也用到這一術語：

（4）今王頭至，謝罪，不戰而耘，利莫大焉。《史記集

解》引徐廣曰：“《漢書》作‘殞’。耘義當取‘耘除’。或言耘音於粉反，此楚人聲重耳。隕、耘當同音，但字有假借，聲有輕重。”（《史記·東越列傳》）

據徐注可知“耘音於粉反”是楚地方音，且“聲重”。《廣韻》：耘，王分切，云母文韻平聲三等合口，而“於粉反”是云母吻韻上聲三等合口，兩者相較，衹有聲調的不同：上聲者爲重，平聲者爲輕。《廣韻》：隕，於敏切，云母軫韻上聲三等合口，與“王分切”相比，聲調和介音不同。據徐注“隕、耘當同音，但字有假借，聲有輕重”可知“隕”、“耘”當聲韻相同，所異者爲聲調。

郭璞之後的古人訓詁中還經常可以見到術語“輕重”的用例，如：

（5）計斤，莒子始起此，後徙莒。有鹽官。（《汉书·地理志·琅邪郡上》）

“計斤”，師古曰：“即《春秋左氏傳》所謂介根也，語音有輕重。”

（6）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，塞種分散，往往爲數國。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循、捐毒之屬，皆故塞種也。（《汉书·西域傳·罽賓國》）

“塞種”，師古曰：“卽所謂釋種者也，亦語有輕重耳。”

王東曾對上述2例進行過分析，他認爲顏注中的“語有輕重”除指“聲母清濁”外，“有時也指韻的區別，具體而言就是‘等’的差別”[15]。

（7）或輕訬趬悍，廋疏𡴀領，犯歷嵩巒，陵喬松，履修樠，踔攳枝，杪標端，尾蒼蜼，掎玄猨，木産盡，寓屬單。（《后汉书·馬融列傳》）

“蜼”，李賢注：“蜼，音以藥反。《爾雅》曰：‘蜼卬鼻而長尾’，郭璞注曰：‘似獮猴而大，黄黑色，尾長數尺，末有兩岐，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’。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，建平人呼之音

相贈遺之遺也，又音余救反，皆土俗輕重不同耳。”

李賢認爲“蜼”的通語讀音爲“以蘂反”，“音餘”、“音相贈遺之遺”和“余救反”皆爲土俗語，其讀音與通語相比或相互之間有“輕重不同”。

(8) 遼東單於速僕丸與尚、熙奔遼東。(资治通鉴·卷六十五)

胡三省音注：“速僕丸即蘇僕延，語有輕重耳。”

丸，《廣韻》胡官切，匣母桓韻平聲一等合口；延，《廣韻》以然切，以母仙韻平聲三等開口。匣母、以母均爲濁音，二者輕重之別可能是韻的不同，也可能是等或開合之異。

(9) 誺，不知也。沅澧之閒凡相問而不知荅曰誺；使之而不肯荅曰言。粃，不知也。(郭注：今淮楚閒語呼聲如非也)

戴震疏證：《廣雅》：“粃，不也。”曹憲《音釋》云：“彼、比俱得。”此注云“聲如非”皆方音輕重之變)(《方言疏證·卷十》)

郭璞音中輕重唇不分，“彼”、“比”和“非”當同母，戴震認爲三者之間爲“方音輕重之變”，則其不同可能是韻或聲調的區別。

(10) 拌，棄也。楚凡揮棄物謂之拌，或謂之敲，淮汝之閒謂之投。(郭注：江東又呼擫，音黶，又音揞)

戴震疏證：《廣韻》：“揞，吴人云抛也。”“黶，於琰切。”“揞，於陷切。”語輕重異耳(《方言疏證·卷十》)

戴震疏證認爲郭注江東方音的兩個不同讀音之間有輕重之別，“黶”，“揞”反切上字相同，當同母；切語下字“琰”爲上聲三等開口，“陷”爲去聲二等開口，則輕重之別當是“等”或聲調的不同。

(11) 㴑，或也。沅澧之閒凡言或如此者曰㴑如是。

戴震疏證：“㴑”、“憨”語輕重異耳，當是亦言憨。

（《方言疏證·卷十》）

淜，《廣韻》無，《集韻》作“胡甘切”，匣母談韻；憨，《廣韻》呼談切，曉母談韻。“淜”、“憨”輕重之別是匣母和曉母的不同，即聲母清濁有異。

（12）殹，幕也。（郭注：謂蒙幕也，音醫。）

戴震疏證：“殹”即“翳”，音輕重異耳。（《方言疏證·卷十二》）

“翳”，《廣韻》中有二切，“烏兮切”訓作“蔽也”，“翳於計切”訓作“羽葆也，又隱也、奄也、鄣也，又鳥名，似鳳。”據《方言》的意義，當取“烏兮切”，影母齊韻平聲四等開口。“殹”，《廣韻》“於計切”，影母霽韻去聲四等開口。二者之別是聲調的不同。

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，“輕重”作爲一術語，有時是聲的不同，有時韻和調的差異，單用“聲的清濁”、“韻的開合”或“等”的不同均不能概括其含義。而且訓詁中“輕重”的用法和音韻學中的用法有很大的差異：

首先，訓詁中的“輕重”一定是比較一個詞的兩個不同讀音，而音韻學中則是談某一類是輕音，某一類是重音，被比較對象之間沒有意義上的關聯，如鄭樵《通志·七音略》、《廣韻》末《辨四聲輕淺重濁法》及《玉篇》卷首所載《辨四聲輕清重濁總例》皆如此；

其次，音韻學中“輕重”多稱作“輕清”、“重濁”，到了宋元等韻學里又再次分作“重中重”、“輕中輕”、“重中輕”、“輕中重”等，而訓詁中絕無此類情況，且訓詁中“輕重”多不單用，一般用作“語有輕重”、“聲有輕重”、“方俗語有輕重”等。清代黃生在《義府·卷上》曾對訓詁中的“輕重”有過一個較好的說明：“隊之為墜、雅之為敌亦如迓之為迎、為逆，語有輕重，其實一義。”[16]

因此我們認爲郭璞注中的“輕重”是從訓詁的角度來談一個

詞方俗語音的不同，這種語音上的不同在聽覺上表現爲輕重的差異。從訓詁角度談“輕重”時都是兩兩對比，所以可以看到訓詁中的“輕重”一般不明確說何者爲“輕”、何者爲“重”，郭璞注如此，審音精深如戴震者亦如此，這可能不是時代局限性，而是因爲其目的是“通方俗之殊語”，而非審音，兩兩對立就已把問題說明了，沒有必要再作進一步區分。“輕重”作爲音韻學的術語是郭璞以後的事情，談“輕重”含義的人多把音韻學中的“輕重”和郭璞訓詁中的“輕重”混在一起，這至少從訓詁中的用例來看是不妥的。我們嘗試根據相關用例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，至於是否有必要區分訓詁中的“輕重”和音韻學中的“輕重”，還請方家不吝賜教。

〔注釋〕

①①⑫周祖謨．鄒漢勛五論辨惑［A］問學集［C］．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6，P515/ P511.

② ④羅常培．釋重輕［A］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（第 2 冊）［C］．北京：中華書局 1987，P442/P443.

③潘悟雲． “輕清、重濁”釋［J］．社會科學戰線，1983 年第 2 期，P324.

⑤ 董志翹．論郭璞的注釋成就［J］江蘇師院學報（哲社版），1980 年第 4 期，P54～56.

——郭璞訓釋中的“輕重”、“聲轉、語轉”［J］中國語文，1980 年第 6 期，P456～457.

⑥何志華．郭璞注中的一些創新術語［J］．四川大學學報（哲社版），1988 年第 2 期，P86.

⑦ ⑧唐莉．再說郭璞注中的“輕重”［J］．中國語文，1996 年第 7 期（封三）.

⑨王洪君．漢語非線性音系學［M］．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9，P113～114.

⑩ 王理嘉．音系學基礎［M］．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1，P28.

⑪（清）鄒漢勛．五均論［M］．新化鄒氏敎萩齋遺書清光緒 9 年［1883］刻本．

⑬董志翹．論郭璞的注釋成就［J］．江蘇師院學報（哲社版），1980 年第 4 期，P55．

⑭簡啟賢．郭璞音論［D］．四川大學碩士論文，1989，P38．

⑮王東．顏師古《漢書注》中“語有輕重”之分析［J］，天中學刊，2006 年第 1 期，P100～101．

⑯（清）黃生．義府［M］，安徽叢書本，1934．

〔主要參考文獻〕

［1］（漢）班固．漢書［M］．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4 年版．

［2］（清）戴震．方言疏證［M］．安徽叢書本，1936．

［3］（清）丁履恒．說文諧聲［M］．//中國語文研究叢書（第一輯）．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87．

［4］（劉宋）范曄．後漢書［M］．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．

［5］（清）江永．古韻標準［M］．音韻學叢書本．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．

［6］（唐）陸德明．經典釋文［M］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．

［7］（宋）司馬光．資治通鑒［M］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．

（劉新春　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　郵編：610064；河南大學國際教育學院　郵編：475001）